

九歌文庫
421

歡



遊

呂
慧
著



五



十



國



K928.958

7

呂
慧
著

歡遊五十國

九歌出版社
印行



九歌文庫④21

歡遊五十國

Touring Fifty Countries

著 者：呂 慧

發 行 人：蔡 文 甫

發 行 所：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

電話／5776564・5707716

郵政劃撥／0112295-1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

香港總代理：有成書業有限公司

香港柴灣康民街2號康民工業中心10字樓8號室

電話／5-580280 傳真／5-582101

門 市 部：九歌文學書屋

北市八德路三段12巷51弄34號(電話／5792838)

北市長安東路二段173號(電話／7773915)

印 刷 所：崇寶彩藝印刷公司(電話／02-2876522)

法 律 顧 問：龍雲翔律師(電話／02-3963908)

蕭雄淋律師(電話／02-3677575)

初 版：中華民國84(1995)年9月10日

定 價：新臺幣180元

ISBN 957-560-383-4

(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掉換)

獻給先母

我含淚寫的每一個字，如果可以化爲蝶，飛繞您身旁

母親 您是否也會含淚守望？只有在您的面前，情與淚才有著落。

母親 我多麼渴望再被您擁抱一次！

——一九九五年元宵夜

周遊列國的呂慧

東方白

多年前在《中央日報》讀到一篇〈喚醒俄國春天的普希金〉的遊記，不但題目清新，內容豐富，更難得的是作者——呂慧具足幽默，了悉人情，讀後印象深刻，長久不能忘，只是呂慧這個名字對我完全陌生，不久就忘了。

四年前，我的《浪淘沙》出版，書中主角——張棟蘭的二公子與我同住愛城，他請我代購多部《浪淘沙》，分送他們的親朋，其中一部就送給住在溫哥華的呂美慧，因為她是張棟蘭的乾女兒，不但酷愛文學，而且也愛寫作，但我對她仍舊沒有特別印象，一直等到她讀完《浪淘沙》，寫信來給我，以後在溫哥華見面，讀她影印給我的多篇文章，其中一篇竟是〈喚醒俄國春天的普希金〉，我

自己方被喚醒過來，原來呂美慧就是把普希金與他的春天帶給台灣讀者的呂慧！

呂慧是我看過的台灣人中最專精、最職業的旅行家，由於先生是國際學者，經常到世界各地搜查研究，呂慧也就隨夫踏遍了地球的每個角落，用她的妙筆，給我們留下了美畫。但這些畫不只是靜止的風景，她們一家三人時常走入畫中，使畫化生了音樂，增添了無盡的歡笑與情趣。

本書一半記敘的是共產蘇聯，曾幾何時，民主俄國成立，前者已成歷史名辭，幸好呂慧及時給它留下真實的記錄，好使我們撫今痛昔，不要再讓歷史重演！

目錄

周遊列國的呂慧／東方白・1

把天地文章化為案上山水（代序）・5

走過山河歲月・9

千山萬水重尋魂魄・18

巴瓦先生・26

冒牌洗衣婦・37

古國好風月・43

最接近天堂的島嶼・57

牆裡牆外・69

驚險的出航・98

天地的嗚咽 · 118

看蘇聯去 · 149

莫斯科營地 · 165

一夜戰爭與和平 · 172

相見有殷勤 · 180

隊伍裡的沉默 · 189

喚醒俄國春天的普希金 · 193

一路行過 · 203

路上拾遺 · 209

飛越高加索 · 215

今天的火車明天來 · 222

記憶中的畫頁 · 231

把天地文章化爲案上山水

——代序

台灣有一座山脈，層巒疊嶂，四季長青，經過峰迴水轉，棲伏於我中和鄉的家後。當山脚下的月桃花開時從我的窗口，幾乎伸手可及。

東邊，父親手植一長排高過屋頂的防風竹林，颱風過境，看它彎腰自掃落葉，雨過天青，依舊一派亭亭。西邊的綠竹叢展著另一種風雅。屋前的水池有朱槿、美人蕉、桂花、石榴等環水而立。父親又請來一隊鐵將軍似的油加里樹，護衛家園，護衛我們。花牆外的稻田是洗亮我們眼睛，開闊我們心胸的汪洋。

我家三合院前的魚塘最大的時候，可以泛木筏去釣絲瓜棚下的田雞。夏夜

的天空是我寫夢的紙。星星夜夜出來與我幽會，訴說彼此的心事。祖母說：星星不可以數，我常望著防風林的那一邊，臆測有多少星星遺落？叔母愛憐地對著小板凳上的我，指著天上最大的那顆星星說，那是我的，那麼肯定，那麼具體。母親手中的團扇，搖呀搖，搖落滿池的星光和螢火，扇呀扇，扇起一院的蟲聲蛙鳴。我想我比別人幸福的是我擁有一個夢的世界。

我家沒有滿櫥的書香，我想後來我之能夠寫作，跟我生長在這一座家園是有極大的關係。

一九七二年我首次環繞地球一圈後，我的世界更遼闊、更壯麗了。

以後，幾乎每年，我們都有一次三到四個月的長期旅行，我們在世界地圖上作進軍規劃，蠶食大城小鎮。

我遊，秉持對生命的執著，在阡陌縱橫裡尋尋覓覓，以赤子般的情懷，以天地為心，草木之愛，讀天地文章。每遊後歸來，便有難抑的熱情在心中汨汨奔流。關起書房，把天地文章化為案上山水，那是因為愛，因為感動。

我遊，我寫，不同形式，同一種飢渴。

一篇文章的脫稿，是一次小小的自我完成。

面對稿紙，以堅定的筆尖敲開心靈的世界，我感到有一種力量，一股依憑。在艱難的汪洋裡，有一次昂首的出航，便有一次甜美的靠岸，然後自覺一縷華彩冉冉升起於心深處。

回顧自己以二十個春天，去交換五十國的遊歷，檢視這一段歷史，沉思這樣的交換，我肯定它是我心靈上一樁瑰麗的開拓。「旅行」的確豐富了我的精神領域，它使我了解到生命的旅途上，永遠要以肯定的態度面對不肯定的未知。每次憶及這段已成過去的生涯，我永遠對它做最深情的、無怨無悔的擁抱。

九二年底，〈古國好風月〉刊出。之後，我經歷了數折滄桑，如今人事已非。我的心情在淒風厲雪中幾度沉浮，沒被摧毀、沒被凍結，以及這本書能夠順利出版，在這裡我要感謝東方白博士、周石榕博士、凌霄教授、許進雄博士、張真媛（張棟蘭先生的女兒）、蘇麗麗以及無數親友的愛護和支持，使我在淒風苦

雨中，偶爾也有春風滿懷時。

呂

慧

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四日
寫於溫城菊舍

走過山河歲月

濛濛雨絲不斷，把天網成鉛色灰重。大地陰冷，花燦的陽光好像不曾照耀過這裡的歷史。穿著北京買的平底黑布鞋，單薄，爲了我的腳更能接近這一片土地。濕漉一片是這季節裡的風雨。必須再穿上厚厚的美國棉襪才能抵禦中國的陰冷。

老舊的公車和老天一樣，擺出從未答允人溫暖的一張灰臉。雨點不停地潮在裂紋與缺角的玻璃窗上，乘客們的視野便在風雨中支離，老車載著多數是樸實敦厚的鄉下農人，才上車還沒站穩就記著規矩，乘車要買票。用他們粗大厚繭的手，掏出衣袋裡細心摺疊的爛舊小鈔。車子經過一畦又一畦的青菜，迤邐綿延著富饒的碧綠，跟著歷史吃苦耐劳的民族，沒有現代化的機械，赤手一樣也能翻出這片美麗。只不知窗外的富饒爲什麼沒有肥了車內的農民？他們的制度是我不了解的神秘。

女兒不須買票但我還是要爲她買一個座位，到了郊外有個佝僂的老人上來，我一直等著別人先讓坐但全無動靜。車上老幼婦孺皆該有座，由幼讓老不見得必要，我還是把女兒抱上膝頭。他一身最難得見到的檻褸，隨車震擺，偶爾觸及女兒的花裳時真是觸目驚心。細看他渙散的神情，一身無力地萎縮在我身旁，生命彷彿隨時可以終止。

像這樣一件破棉襖，到底裏過多少中國人由年輕到年老？爲什麼穿破舊衣服的人都是沉默的？每一個人只知道遵守規矩，風雨從危險的碎玻璃隙縫刮到他們身上，他們只知閃避，椅墊破壞，他們都會小心地不挨近凸翹的鐵釘，靜靜地都能屈就在那破椅上。一半人縮著頭打盹，另一半人抬頭張眼，他們看得到的也是支離破碎的遠景，雨，瀝瀝地潮過。

撐著傘走進晉祠，恍如踏入另一個世界——絕頂華貴的天地。

「金闕九層，鄙蓬萊之已陋；玉樓千仞，恥昆閼之非奇。」

「晉祠者，唐叔虞之祠。」它的創建年代已無法確知，只從北魏較可靠的記載已有一千多年了。這麼漫長的歲月裡，經過歷代帝王不斷地擴建與整修，現在我們所看到的佈局和當初以唐叔虞之祠爲中心已不同了。但整體的佈局看來像是由一個

人的精密策劃。它兼有皇室宮苑的華麗婉轉和廟觀院落的肅穆莊嚴。

中軸線上主要的建築群，由東向西是水鏡臺、會仙橋、金人臺、鐘鼓樓、獻殿、魚沼飛梁和聖母殿。它配合著北面的唐叔虞祠，南面的水母樓、難老泉等成爲一個非常協和的建築體系。

我們坐在智伯渠上的白鶴亭裡，吃著賓館爲我們準備的午餐。不同地區，不同賓館，不同師傅，包出來的午餐卻都是同樣的難嚥。從北京，中秋未到，我們已經開始吃月餅了。九月將盡，月也圓過了，圓形的硬餅（它真不配月餅這麼好聽的名詞）天天都被放入方盒裡，白煮雞蛋再怎麼煮也是千篇一律。此外沒名堂的東西拿在手裡常常吃也不是，不吃也不是。我還是吃了，這麼好的風景。我用眼睛吃，用心情嚼。

仔細觀察附近的小亭，每一座亭子都以不同姿勢高高低低亭立。看看頭頂的瓦當，上面都印著不同的花紋圖形。意外發現到這麼微小的精緻，如此堆疊著，感覺雨絲都夾帶千年的驕傲由天外來淋。橋下的水勢雖無當年灌溉千家禾的豐沛，它仍是悠悠長流，流著前人早已勘定的生生不息，難怪難老。

方形的金人臺上各個角落，由北宋時期便站著四個兩公尺高的鐵人，他們身穿

戎裝，雄俊威武，瞪目豎眉，一副嫉敵如仇。雙手一高一低地舉著拳頭，正是爲了保國衛民，誓死忠義。能站八百年的金人豈畏風雨和日炙？雨絲不停地下，一身的晶亮更見淋漓。

兩個穿雨衣的青年走上金人臺，瞧瞧鐵人，伸手摸摸再敲敲，好像記起了對誰的不滿不服，忽然要蹴幾腿金人來洩氣。君子不與小人鬥，金人握緊著拳頭但不反擊。這兩人尚不干休，竟然合力要把鐵人推倒！出了一身汗發現一根寒毛也沒撼動，嘻嘻哈哈，帶著自己的無聊走開。我瞧著他們走遠的身影，再回首望金人，各個涕淚泔泔。

走到聖母殿，看到大門是鎖的就是一陣洩氣。看門人大概趁著下雨的方便給自己放假吧？我們豈肯罷休？往旁邊的庭院走去，不見人影，古木參天下竟覺出陰森。再繼續前走看到一扇大門是敞開的。「閒人勿進」的牌子看得太多了，真擔心誤闖機密要房。我站在圍牆邊探首，不知該不該進去？被走到廊下花木前的一個人看到了，我問：「聖母殿開門嗎？」「噢？應該是開的，保管鑰匙的人不知那兒去了？」「進來坐坐，請進來坐一會兒，下著大雨呢！」中國人情的溫馨我還是能在中國人的社會找到。我們走進一片朦朧的詩意裡，一座古典的廂房。

小小的房間，靠牆是一張單人小床，床上不新不舊的棉被，三把陋椅，幾箱書。靠窗是一張舊書桌，不經心也不隨便，疊著書冊古籍。旁邊一個瑤瑤飯碗像一個空洞的大眼，望著書、望著人。一雙竹筷在精神領域裡橫著生活裡最堅辛的現實。牆角半桶清水。

俗世裡的瑣務與滄桑應該犯不上二十幾齡的額頭，然而他卻鎖著那麼深的憂鬱。大概是熟知了歷代古人的智慧之後更無法面對現代人的大錯。這時代的中國人是不應該去讀歷史的。我提起雲崗石窟裡伸手可及之處，新舊刻痕累累。他的眉覺得更緊，眼神更黯淡：「連晉祠的宋碑上也有人會刻字！」「這是整個國家的現象——這裡的人太沒水平了。我們的佛經，有宋朝的刻本，搬來時一大堆現在不知搞到那裡去了。」「會不會有人偷走了？」「不是，他們根本不知道那有什麼價值，就是莫名其妙地不見了。」聽的、說的都是一樣心痛。我們談到文化古蹟保護工作，一胎政策，工作分配與青年待業的問題。談著談著，龐大的人口，種種無法解決的問題，又回到他悵悵的額眉上。要在這個社會裡當一個有良知的書生是夠心酸的。他為我們撐著傘去找管理鑰匙的人，一起在雨中同行；義務地為我們導遊。晉祠、中國，又在濛濛雨中光大閃耀。我又回到絕美的佳境裡。